



贵州民族
文化文库

黔山巴虎

QIANSHAN BAHU

田永红 著



贵州世居民族文化书系

宋健 主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贵州世居民族文化书系

宋健 主编

黔山巴虎

QIANSHAN BAHU

田永红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黔山巴虎：土家族 / 田永红著. — 贵阳 :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4. 6

(贵州世居民族文化书系 / 宋健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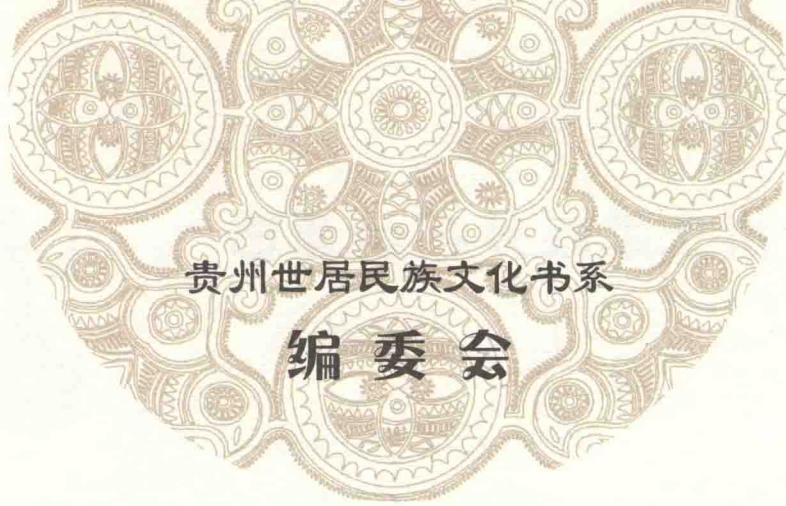
ISBN 978-7-5412-2113-2

I . ①黔… II . ①田… III . ①土家族—民族文化—贵州省
IV . ①K287.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6230 号

贵州世居民族文化书系
黔山巴虎·土家族
宋 健 主编 田永红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民族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印 刷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412-2113-2
定 价 41.00 元



贵州世居民族文化书系

编 委 会

顾 问：谌贻琴 张广智

主 任：彭晓勇

主 编：宋 健

副 主 编：李立朴 张超美 胡廷夺 孟志钢（执行）

编委（按姓氏笔画）：

石朝江 史继忠 李平凡 李立朴 何光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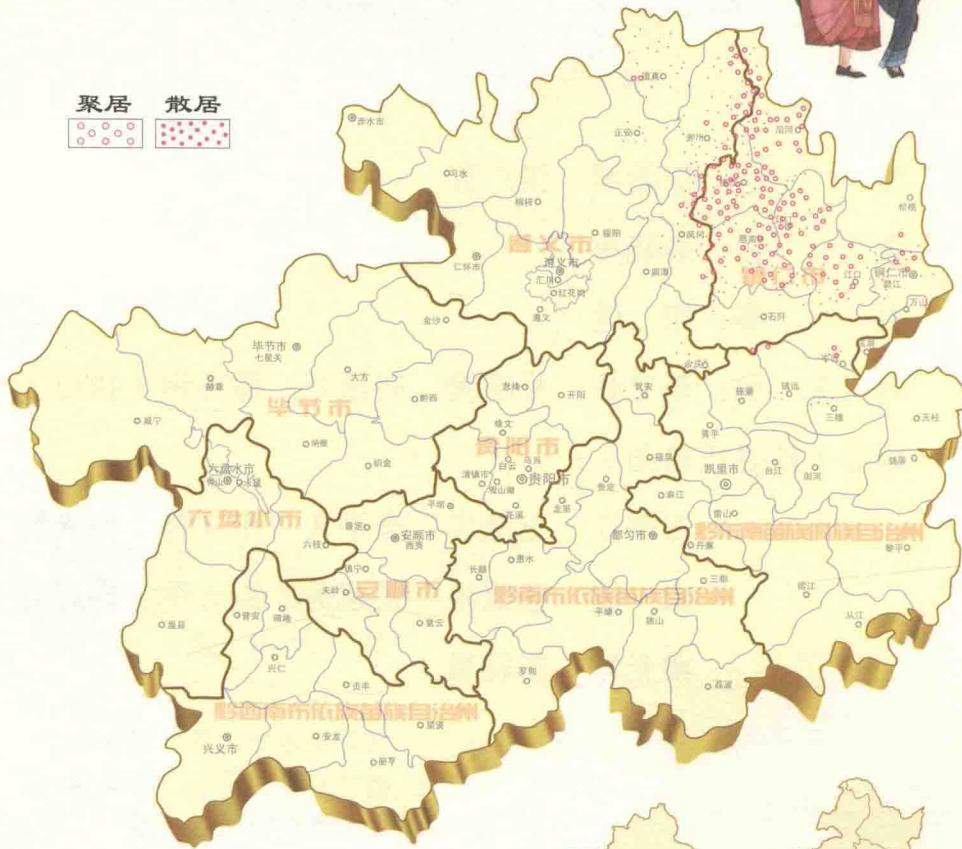
宋 健 张晓松 张超美 孟志钢 胡廷夺

梁光华 彭晓勇

贵州土家族分布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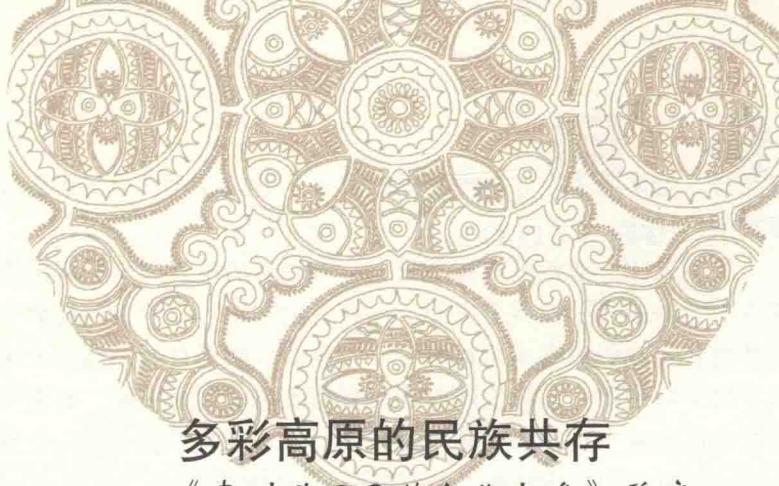


聚居 散居



贵州在全国的地理位置





多彩高原的民族共存

——《贵州世居民族文化书系》总序

多彩的贵州，神奇的高原。对于初次来到祖国大西南贵州省的人来说，触动心灵的不仅是苍山如海、溪河清澈、森林碧绿、峡谷幽深，更有那不同民族同胞悠扬的山歌和异彩的服饰。在这个有 17.6 万平方公里面积和 600 年建省历史的省份，数不尽的青山翠谷中生活着 18 个世居民族，他们从哪里来？世世代代如何与周围环境共处？以怎样的生活方式和民族风情为世界增光添彩？让读者朋友在轻松的阅读中了解这一切，就是我们出版这套《贵州世居民族文化书系》的目的。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 38%，全国 56 个民族成分贵州都有分布，而称得上“世居民族”的则有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回族、白族、瑶族、壮族、畲族、毛南族、仫佬族、满族、蒙古族、羌族等 18 个兄弟民族。从历史和民族源流看，除来自西北和北方的回族、蒙古族、满族外，汉族属古代的华夏族系，其他各族同属南方古代的氐羌、苗瑶、百越、百濮四大族系。从地理位置看，贵州位于云贵高原东部，处于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之间，是由高原向丘陵和平原过渡的地带。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贵州历史上成为南方四大族系的交汇之地，成为民族迁徙的大走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民族的融合，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

以及战争带来的多次大规模移民的进入，形成今天贵州多民族共存共荣的社会。

民族文化，指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创造的带有民族特点的文化，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存在决定意识，由于贵州地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喀斯特地貌带，各族群众敬畏自然，珍惜上天赋予的生活资源，注重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平衡，有着享誉世界的农业文化遗产“稻鱼鸭系统”，与草木“认干亲”的林业等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无不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贵州历史上“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王阳明《瘗旅文》）的交通困局，形成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千岛”，民族风情古朴浓郁，多姿多彩，如苗族的姊妹节、芦笙舞，布依族的八音坐唱，侗族的行歌坐月、侗族大歌，彝族的火把节，土家族的摆手舞等。而600多年前明王朝对贵州的大规模开发，江南的百万汉族移民以屯军、屯民的方式来到贵州，形成数百年的屯堡文化，至今成为明代文化遗存的奇迹。可以说，正是青山绿水与多民族的和谐共存构成了今天多彩的贵州。

我们这套书以大专家写小丛书为特点，以轻松阅读获取知识为目标，以直观图像结合想象力发挥为手段，采取宏观叙述与田野案例穿插叙事的方法，力图写成民族历史文化的故事书，内容虽然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但都是以坚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的，能够让读者在愉快的阅读和浏览中获取正确的知识。

“黔山秀水，神秘夜郎；多彩民族，千岛文化。”这是书系力图展示的贵州形象。愿书系成为我们大家了解贵州、欣赏贵州、热爱贵州的一个窗口。

《贵州世居民族文化书系》编委会

目 录

Content

1 / 引 言

3 / 白虎巴人



- 3/ 神奇的白虎崇拜
- 11/ 巴盐是巴人幻境中的白虎
- 16/ 从“巴人”到“土家族”
- 22/ 白虎走在悠长的盐油古道上
- 26/ 古纤道托起巴人的梦
- 30/ 巴盐烙下的印记
- 35/ 输运巴盐的“歪屁股”

40 / 虎啸武陵



- 40/ 贵州土家族田氏大土司
- 47/ 为贵州开科增额的土家人
- 50/ 为孙中山出谋划策的黔军总司令
- 53/ 题写“颐和园”的大书法家



55 / 桃源虎踞

- 55/ 魂牵梦绕的乌江画廊
- 61/ 石林神韵
- 64/ 武陵极顶梵净山
- 70/ 流动的蓝色浪漫曲
- 75/ 撑起大山的吊脚楼
- 79/ 韵味浓郁的江城民居
- 85/ 阴阳贡品团龙茶
- 88/ 神仙居住的地方



91 / 白虎印记

- 91/ 历史文化的投影
- 95/ 把文化穿在身上
- 98/ 把信仰戴在头上
- 100/ 把祝福系在脖子上
- 102/ 把智慧围在腰间
- 104/ 把爱情信物穿在脚上
- 105/ 艳丽多彩的西兰卡普

- 107/ 金针银线绣得山花怒放
- 108/ 素净典雅的土家族印染
- 110/ 圆梦的土家族手艺
- 113/ 土家美食远飘香



117 / 虎魂盛典

- 117/ 披蓑举刀过赶年
- 132/ 龙舟竞渡五月天
- 135/ 竖旗宰牛祭风神
- 137/ 稻谷初黄去吃新
- 138/ 八月中秋偷瓜节
- 140/ 甩神狂欢庆年节



142 / 风情虎俗

- 142/ 满怀激情迎新生
- 144/ 异彩纷呈办婚事
- 149/ 少女心底深处的倾诉
- 153/ 生命从刀梯上走过
- 156/ 狂歌劲舞送亡灵
- 163/ 别具一格的红棺葬



165 / 白虎艺韵

- 165/ 戴着面具跳傩戏
- 173/ 乌江号子划长空
- 176/ 欢乐的土家族打击乐
- 177/ 打锣敲鼓薅草忙
- 180/ 舞蹈活化石毛古斯
- 182/ 一片缠绵摆手舞
- 188/ 南庄莲花十八响
- 190/ 走上高台唱花灯

194 / 参考书目

195 / 后记



悠悠乌江，巍巍梵净，水通巴渝，山冠武陵。莽莽山水之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着一支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少数民族，她就是湘、鄂、渝、黔土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土家族，贵州世居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主要分布在铜仁市的沿河、印江、思南、德江、江口、碧江、松桃、石阡等县（自治县、区）；遵义市的务川、道真、正安、凤冈、湄潭、余庆等县（自治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镇远、岑巩、三穗等县和贵阳市。

人文学者早已发现：在地球的北纬 30° 一线，在东方，在中国，由秦岭经大巴山到南岭，存在着一个华夏古文明的沉积带。这个沉积带正好处在东西南北风云激荡的交汇点上，这个交汇点叫武陵山区。这里重山逶迤，苍莽如画。千峰跌宕，幽壑流清。葱茏的原野里，蒸腾的白云下，凶猛而充满传奇色彩的白虎，发出低沉的吼叫，散发着不世的威严，穿过漫漫的历史长空，奔跑、活跃在茫茫的群山之间……它的形象，它的灵魂，永远存在于一个与云蒸雾腾的山水为伴的骁勇尚武民族的漫长、宏阔的史诗中。

这个民族就是土家族，一个信仰白虎的民族，一个自称是白虎后裔的民族，一个能征善战、聪慧勤劳的民族。信仰是一个历史不断复制、不断叠加在人们头脑中的过程，信仰也是一片指引人们通向未来、驶达彼岸的强劲风帆。寻根过去，值得骄傲的是，由白虎巴人到白虎土家人，延续数千年的民族文化，虽岁远年湮，满布风尘，历尽艰辛，而内中所蕴藏的种种活力依然闪烁着璞玉浑金的宝光。其间，流传至今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山歌舞蹈、风俗习尚、衣食住行、四时节令、乡俗俚语等等，无不“统之有宗，会中有元”，无不与大象无形的神工鬼斧雕琢出如梦如幻的奇山秀水有关，无不与大自然之子白虎的虎性和灵气有关。土家族民族文化的存

在，既是白虎巴人开拓进取奋斗不息的明证，也是白虎后裔土家族得以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的根基；蕴含着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生命活力，令人更体味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意义；那份历经千百年淘漉磨洗而留下来的迷离和绮丽，总给人以种种美的震撼，洗练人的心胸，生发出无限的梦想。

土家族民族文化是一份文明瑰宝，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不仅是传统的、民族的、自己的，同时也是现代的、开放的和世界的。正因为有了这份瑰宝，才使我们在面对世界、解读世界、改造世界时，多了一份从容，多了一份自豪，多了一份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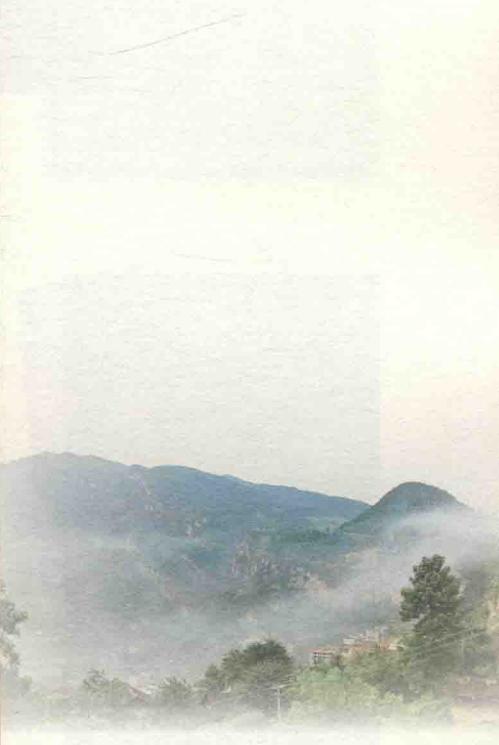
BAIHU
白虎
BAREN 巴人

● 神奇的白虎崇拜 ●

白虎，在如今长江三峡、武陵山脉的茫茫丛林中，已再难寻到它的踪迹，只有在三峡和武陵山区的民间文学中，或大量以白虎命名的地名中，还能找到它的影子，诸如《巴盐》、《白鹿》、《虎儿娃》、《虎报恩》等传说或白虎塘、白虎岩、白虎山等地名。在中国古代的星象学中，西方七宿的白虎星直接主宰着人间的兵戈与战事，是充满杀伐之气的战神。

这个已经与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的物种，它的形象、它的灵魂，曾被一个骁勇尚武的民族带进他们漫长的历史。

1972年秋，涪陵白涛镇陈家嘴小田溪，当地村民在取土制砖时，偶然发现铜剑、编钟等物，随后四川省博物馆在当地组织考古，发掘清理了3座墓葬。1984年，村民



土家族概况

土家族是湘、鄂、渝、黔、川毗连地带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四省市接壤的武陵山脉高山地带。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人口为835.3912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34%，仅次于壮、回、满、维吾尔、苗、彝族，在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排第七位，其中贵州143.7万人。

贵州土家族主要居住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杂居区有德江、思南、江口、石阡等县与碧江、万山区及松桃苗族自治县。

余九挖粪池，又发现了铜壶等物，涪陵区文化局于是又组织了发掘清理。1993年至2002年，考古专家对这里进行了5次发掘，发掘墓葬共22座，出土各类珍贵文物680件以上，包括了有关巴文化的虎钮𬭚于、镂空双虎纹铜镜、巴式镀铬虎纹柳叶剑以及一批精美玉器。这些东西一是显现了巴文化的丰富精美，二是说明3000年前巴人就已经进入了广袤的乌江流域。

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巴人对虎的迷恋和膜拜却有着更深的意义。在巴人居住地的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切。在所有出土的古代巴人器物中，虎的形象、虎的符号无所不在，它们像灵咒一般，吸附在这些穿越了漫长时空的物体上。早期巴人所信奉的神灵充满繁复色彩，这个居于高山丛林，江河湖泊的部族，崇拜过太阳、山峰、巨蛇……但白虎却最终成为他们的终极信仰。

这种选择与死亡和再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有关巴人图腾、起源及巴人第一个国王廪君的内容。书中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其他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



虎钮𬭚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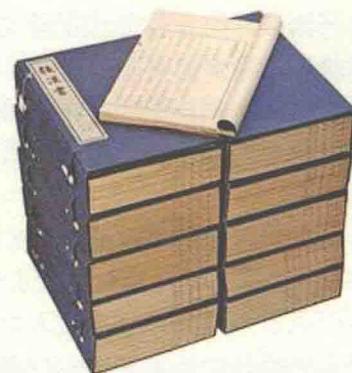
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这段文字，是巴人信仰白虎的最早记载，实际上它是早已流传在湘鄂川黔边的一个神话故事。《后汉书》的记载，虽然经过文人加工，但情节大致与此相似，神话中塑造了一位英明的民族首领廪君的形象。人们在这位亦人亦神的君长身上赋予了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开篇就显示了他非凡的本领。他凭着非凡的魄力，领导了一次开疆立业，寻找幸福的艰巨迁徙，而且以坚毅的精神，战胜了迁徙中的各种困难，他不受神女的诱惑，不畏盐神的暴戾。他的形象只有白虎能比拟，于是有了“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之说。

在巴文化史研究中，《后汉书》上述的这段文字引证最多、最常见，它之所以如此受人青睐，原因恐怕就在于它出自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晔之手，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鸿篇巨制，素与《史记》、《汉书》、《三国志》一起，并称为“前四史”，具有权威性。这段话所含的信息量很大。正如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中所说：“从廪君与盐神的这一段交道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好



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纹铜剑



《后汉书》

几层意义来。一是廪君与其族人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一番巨大的努力。二是到廪君的时代，他所代表的一族人，事实上已开始从母系转入父系，廪君拒绝盐神的要求而把她射死，正表示着新发展的父权对母系社会的反抗。第三层意义尤为重要：‘鱼盐所出’，说明了这一地带的物质环境是适宜于经济生活发展的。”

书中的“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虽含有很浓的神话成分，却仍被诸多史学家当作破解巴人之谜的重要依据，当作开启巴人白虎信仰密码的钥匙。

近年来，在土家族聚居地区的考古活动中，一系列有关巴人线索的发现正在使这段记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史料价值。1997年，考古学家又在重庆云阳的巴人墓葬群中发现了大量奇特的墓坑，这些再次见到阳光的真实图景令人惊奇。在这些巴式墓中，墓主的遗骸旁，骇然放着成堆的散碎人骨，而且这些人骨就与随葬品放在一起，这一切引起了人们无限的猜疑——“人祭”习俗是否也在巴人中存在？有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早在商代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盛行“人祭”的习俗，在河南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上，对这种情况作了十分形象的记录。据统计，当中记有人殉资料的甲骨多达1000片，记录了人殉的具体方式。《书经·甘誓》中有这样的记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这说明杀人祭祀在当时较为普遍，而且也表明了“人祭”活动与祭神灵有关。

这也许是历史上最为真实的巴国君主，巴王，作为一个民族英雄，被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尊为永远的神祇。在土家族看来，廪君就是白虎，而白虎就是神灵。“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而“人祭”的习俗在巴人生活过的地方或巴人后裔中存在、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直到清代，湖北的咸丰县活龙坪土家人还有“还人头愿”的习俗。还愿时买一人，杀头以祭其祖。关于“还人头愿”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传说咸丰县活龙坪一个姓田的土司，买来一个12岁的小乞丐用来杀头祭祖，为其洗浴更衣后，让他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独生儿子睡在一起，小乞丐刚上床就与土司的儿子掉头换了位。次日天刚麻麻亮，土司就按昨晚小乞丐睡的那头，抓取小乞丐直扑祭堂，杀头祭祖。待天大亮时，土司才发现误杀了儿子，伤心至极。从这之后，土司规定祭祖改为杀牛。但牛是农民的命根子，农业生产离不开它，于是后来又改为杀鸡。